

愛你一千年，夠嗎！

千年之愛

Love of Thousand

上

韓國暢銷小說家

梁貴子●著

丁玟聲、王策宇●譯

★張介宗●推薦

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千年之愛／梁貴子著；丁玟聲，王
策宇譯。－初版。臺北市：躍昇文
化，民90 冊； 公分。－（文學
誌；171。）

ISBN 957-630-643-4（平裝）

862.57

90014590

Original edition (c)1995 by Yang Gui Ja and Sallim Publishing, Korea.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2001 by Culture and Life Publishin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llim Publishing through IBIS Media

Management

伊博思版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 文學誌／171 ◎

千年之愛（上）

作者／梁貴子

譯著／丁玟聲，王策宇

發行人／吳貴仁

總經理／林蔚穎

編審／曾美珠

責任編輯／楊雅馨

美術編輯／蔡林英

出版發行／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話／(02)2705-7118(代表號)

傳真／(02)2702-4333

劃撥帳號／1188888-8

劃撥帳戶／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

法律顧問／謝天仁律師

總經銷／威穎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60號5樓

電話／(02)8221-3733(代表號)

傳真／(02)2702-8989

初版／中華民國90年11月

定價／新台幣160元

ISBN 957-630-643-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愛你一千年，夠嗎！

千年之愛

上

Love of Thousand

韓國暢銷小說家

梁貴子●著

丁玫馨、王策宇●譯

★張介宗●推薦

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千年之愛

上

作者◎梁貴子

譯者◎丁玟聲、王策宇



作者的話

梁貴子

已經好多年了，到現在還歷歷在目。那年冬天，有好一陣子我動彈不得躺在一家綜合醫院西側的病房裡。白色的鐵床，旁邊一張長椅，寬敞的窗戶。在那間病房裡我想了些什麼呢……？

醒著的時候，隱略看著窗外的風景打發日子。比起窗子上方的藍天、綠樹、白雲，我的視線更常停在窗下來來往往的人們。尤其是，正迎著我的視野的殯儀館。

殯儀館旁不論何時都擁擠著騷亂的人群。但我在五樓的病房裡捕捉不到他們的聲音，那處風景對我而言就如一場頗堪玩味的無聲電影。我把鼻子貼在玻璃上，看著殯儀館灰色大門不斷的開開關關，還有穿著黑衣在門邊走來走去的人們。

不久，一向靜悄悄的隔壁病房的老奶奶去世了。走道上通宵聲影交錯。下午送藥來的護士告訴我老奶奶去世了。往窗外瞧一瞧，果然，早晚在走道上經常見過的家人，齊聚在殯儀館前。我俯視窗外的時候，護士自顧自地說：「病人都不喜歡一眼就看到殯儀館的西側病房，要求東邊病房一空出來馬上轉過去的病人很多。」

老奶奶移到殯儀館去後，鄰室進來一位新病人。晚餐時鄰室發出餐具的碰撞聲。湯匙放在鐵盤上的聲音，鐵床彈簧跳動的聲音，壓低而模糊的噪音，若隱若現，我側耳傾聽，呆望著我的晚餐。幾小時前一個生命終於剪斷了堅韌的生存的繩索走向蒼天，現在那張床上另一個呼吸爲了延長生命而咀嚼著飯食、死亡、生存。

生與死不過如此。我醒悟了那是一種多麼自然的連結。不禁對自己過去窮嚷嚷度過的短暫人生感到羞愧。真難，好久、好久，我只能愣愣望著冷掉的飯和湯。

那時我會待在那裡並不單純因爲病原菌的叛亂。我乖乖遵照醫師的囑咐打針吃藥，心裡？不斷吶喊著：「不，不是這樣！真的。我之傾跌另有原因。我背負了慘酷的傷痕。」

那年初冬，我等待我的第一部長篇《希望》出版。讀者們伸出的熱情的手、讀者們的眼淚、讀者們傳遞給我的聲音，我焦躁的期待著。不得不如此。因爲那是我嘔心瀝血獻出最後一絲精力完成的小說。可是，回響只如清風在春水上掀起的微縐。很少很少的人讀了那部小說。我從那少數的讀者感受到兄弟之愛。而爲其他的人所傷。我絕不是懷抱什麼世俗的欲望。我所願的只是藉《希望》連結起同時代人們興發的一體感，如此而已。

等待成了創傷。那創傷終於讓我倒了下來。起初送進了加護病房。然後在得到殯儀館的西側病房，我說服自己忘掉《希望》才能找到新的「希望」。可是我並不容易被

說服，不！不！我絕不願這樣被說服。所以，我恢復得很慢。出院以後很久，身體仍不堪負荷。

這部小說在得到殯儀館的病房裡構想，且寫下了第一句話。望著殯儀館旁那無數的人們，和殯儀館內無數的亡者，腦子裡自然浮現一部小說的藍圖，在寫《希望》之前，它會是個被我扔到垃圾桶裡的故事。但那時我已開始以另一個角度來看小說，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再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我了。

但我沒有將初稿立刻成書。看著封藏在抽屜裡的稿子，我像勸慰一個朋友般的對它說：「我需要時間。」這樣幾乎過了五年，我才開始了重新修改的工作。

這個症狀已經很久了。只要一想到小說，總是沒來由的鬱悶。很想脫身而出。只要能脫出腦子裡的緊箍咒，可以寫出更不一樣的小說。也就可以擺脫鬱悶，這部小說是一個以文字？生的人，用自己的手，將生平束縛在腦裡的框子剝除之後所留下的痕迹。

結果，啊——！呼吸暢快得多了。

讀這小說的人也能像我一樣暢快多好！被囚禁的人們，感到自我的有限性的人們，如果我說這是供給他們清新氣的一道出口，聽者或可能認為那不過是個藉口。但其實藉口也都是事實。

目錄

作者的話	003
為戀人們而寫	011
被夢放逐的人	021
宇宙的力量	101
新路	147

為戀人們而寫

她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女孩的故事。

一般人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得到的幸福，對她而言卻是奢想。

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種種不幸，絕少不了她一份。

對一次又一次的絕望比任何人都熟悉，就是這樣一個女孩。

不對、不對；很慚愧一開始就做了這麼不當的描述。重新攤開一張紙，「雖然如此艱難，但絕不是她人生的全部。」——加這麼一句是不是好一點？

我不是要記錄她的眼淚，數不盡的淚水、徬徨的嘆息、一波又一波的事件……如果這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我也不會寫這篇文章了。那些不過是她生活的皮相，她真正的生命展開在下一頁。

我是個介入她真生命的人。那是命運和我的誓約，在最後一刻她也終於認定了這個誓約，那就是不斷催促我寫下她的故事的強烈動力。

可是，我猶豫了很久，一晃就是五年。如何才能適當的表現她？真是一件困難的事，所以還沒開始前我就已經放棄了。其間，我也曾坐在書桌前試圖寫下第一句話：

「寂寥的深山，置身在圓弧形溫暖的燈影下，加上無限的思念。」萬事皆備，而我的筆只是停留在虛空中。

現在我明白了，問題就在那無限的思念。思念在心裡氾濫成災，好不容易堵住的堤防崩潰了，想說的話迷失了方向，被沖得無影無踪。

以洪水肆虐的心情能記錄下什麼呢？

就這麼過了五年。她走後，過了五個冬天，我的心才終於看到春天。那段日子，無論春夏對我而言都是嚴冬的別名，現在我知道我可以撫平那思念，不再崩堤，時候已經到了。

不管怎麼樣的去蕪存菁，總有三個我非談談她不可的理由。如果加上些瑣碎的事情，可以說出上百上千個理由。努力排除那些私人感情，最後剩下三個絕不可省。

所以，拿這三個理由做這篇記錄的開端。給那位活了二十八年，卻留下比二十八年更深的足跡的人。

愛

爲了說明第一個理由，我在紙上寫下「愛」。擦掉、然後無意識的點了許多黑點、又寫下「愛」。此外，寫不出任何字來。現在，「愛」像是在有了裂紋的鐘上敲出沒有

共鳴的鐘聲。但，我還是寫下了。

我隨便把「愛」解釋成「沒有共鳴的鐘聲」，其實含有「我跟她的愛絕非如此」的意思。人們總覺得自己的愛情最不平凡；而我的愛則更要超越那般自負之上。

就這一點，應該化冗長為精簡，先說清楚我——成賀祥——這人的生命模式不同於普通人，那麼故事就會簡單得多。

二十五歲前，我是個非常平凡的年輕人。踩著一般人成長的步伐而成長，上大學、被父母兄長的愛所包圍、懷抱當司法官的野心、因生活太無聊有時也大做冒險夢的一個年輕人。

就在二十五歲的某一天，一位大師出現在我的生命中，經由他，我看到了生命的另一頁。然後我變了，因為變了，我不再能過跟從前一樣的生活。結果我拋下了現實跟著大師進山去，開始投入全新的學習領域，學習的第一步是抹除從前學習過且熟悉的一切世間知識。

二十五歲以後的我，將記錄得比較詳細。既要談她，難免偶爾得談談我自己。所以在只簡單的說：「我所學習的是，由宇宙獲得廣闊的生命，並成為將那生命的力量傳播給世間的大人。」

累積很深的功夫，將宇宙的力量流注人間。到這個階段的修行者，我們稱之為「大